

基于实践的研究——目的、方法与倡议

Practice-Based Research Now: Purpose, Approach, and a Proposition

本文为翻译作品, 经原出版机构与原作者授权, 原文出处: BARNES M, DOMLESKY A, HARVEY A, et al. Practice-Based Research Now: Purpose, Approach, and a Proposition[J]. Landscape Journal, 2024, 43 (2): 87-114. DOI: 10.3368/lj.43.2.87.

著: (美) 梅根·巴恩斯 (美) 安雅·多姆莱斯基 (美) 艾莉森·哈维 (美) 丽莎·黄 (美) 埃里克·克莱默 (美) 艾莉森·门登霍尔 (美) 玛格丽特·普朗布 (美) 丽贝卡·波波斯基 译: 蔡淦东

Author: (USA) Megan Barnes, (USA) Anya Domlesky, (USA) Allison Harvey, (USA) Lisa Hwang, (USA) Eric Kramer, (USA) Allyson Mendenhall, (USA) Margaret Plumb, (USA) Rebecca Popowsky Translator: CAI Gandong

导读

本文汇聚了8位资深风景园林师及设计研究者的心声与经验, 通过对21家美国知名事务所的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 系统梳理了“实践型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在风景园林领域的最新动向。文章分3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作者们各自阐述了自身与所在团队进行实践型研究的经历, 探讨了为何设计师在项目之外投入研究; 第二部分则基于访谈和调研数据, 详尽剖析了事务所落地研究的多种模式, 包括内部资助、非营利实验室、员工专责和学术协同等, 并分析这些模式在团队构建、资金获取、方法选用、成果产出等方面的具体实践; 第三部分由作者发出行动倡议, 强调“质疑”“合作”“共享”等核心概念, 并呼吁业界重估研究价值、拓展资助渠道、推动评审标准规范化, 以及将研究纳入继续教育体系。全篇旨在为风景园林领域的从业者与学界搭建桥梁, 激发更多创新与协作, 共同推动基于实践的设计研究提升影响力、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摘要

越来越多的设计事务所正在开展超越单一项目范畴的研究活动, 即使是大型成熟的事务所也在寻求以更正式、更有意义的方式将研究融入实践。目前, 风景园林领域研究与专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研究在设计事务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日益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讨论的热点。研究通过多种方式为该议题和知识体系贡献见解: 首先, 作者通过感性的个人陈述, 探讨了研究在实践中的目的和重要性; 其次, 通过对21家设计事务所的访谈和调查, 总结其研究方法, 并为希望投入研究工作的事务所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最后, 面向风景园林学科发出倡议与行动号召。综合而言, 这些贡献证实并进一步阐明了风景园林事务所如何实行创造性和多样化的研究模式, 包括高资源投入、配备专职研究人员、分散式、设立专项等模式。文章描述了2种新的研究动机和2种新的实践研究模式, 以及相应的新驱动因素、机制、方法和成果, 最后提出扩大实践研究范围并加强其与学术界联系的建议, 同时邀请大家围绕实践研究展开进一步的对话和共建工作。

Abstract

A small but growing number of design firms are pursuing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extend beyond project-based work, and even large and established firms are seeking new ways to integrate research more formally, and more meaningfully, into their practice. Now experiencing a moment of particular momentum,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professional design offices, has increasingly figured in discussions in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popular forum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is dialogue and body of knowledge by several means: first, through impassioned, personal statements from the authors about the purpose and importance of research in practice; second, through interviews and surveys with 21 design firms about their approaches, accompanied by practical advice for firms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research efforts; and finally, through a proposition and

关键词

设计研究; 实践研究; 实践视角; 设计实验室; 创新; 专业事务所

Keywords

Design research; Research in practice; Perspectives from practice; Design labs;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office

call to action from the authors addressed to the disciplin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llectively, these contributions confirm and shed further light on how profess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irms are utilizing creative and diverse models for research, from significant resource commitments and dedicated staff to decentralized models and one-off, opportunistic efforts. Two new primary motivations and two new models for research in practice are described, along with new drivers, mechanisms, approaches, and outcom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authors' proposition for what is needed to expand research in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its connections to academia, extending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dialogue and community-building around practice-based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25-06-12

1 目的

什么是没有研究的实践? 什么是没有实践的研究? 近年来, 在学术文献和公众论坛中, 风景园林专业实践与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一特殊契机下, 越来越多的设计事务所开始开展超越单一项目范畴的研究活动, 甚至部分大型、资深的事务所也在探索将研究更正式、更深刻地融入实践的途径。这些实践者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上由学术界主导的领域, 通过实际对话阐明与捍卫自己的研究活动。

为应对风景园林学科面临的全球气候与公平议题挑战, 诸如风景园林基金会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LAF)、美国风景园林师学会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ASLA) 和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 (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ELA) 等推动行业能力建设的组织^①, 正迫切地呼吁缩小研究与实践的鸿沟, 支持专业事务所独立开展或与学术机构协同进行研究。近年来, 专业设计事务所内部的研究已成为焦点, 例如, 2023 年 CELA 年会主题“一致·重归一致”(Align | Realign) 聚焦学术界所教、所研与专业市场需求之间的重叠与错位问题^[1]; CELA 和 ASLA 在全国年会上也多次举办相关小组讨论^[2-6]。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景观设计杂志》) 也在多篇文章和编辑寄语中持续关注基于实践的研究^[7], 学术期刊如《Landscape Journal》和《Landscape Review》(《景观评述》) 则不断调整投稿与审稿流程, 以鼓励更多实践视角的来稿。

现有文献已从多种视角探讨研究与实践的关联, 包括开发新方法或框架以更好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8-15], 呼吁制定更贴近实践的研究议程^[16-17], 分析学术与非学术风景园林出版物与专业实践的相关性^[18-19], 分析学术研究对实践的影响及其在 ASLA 奖项中的体现^[19-21], 以及通过调查和访谈了解专业设计事务所如何开展研究^[22-23]。

尽管几十年来学界对研究与实践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仍存在许多未被讨论的议题, 如研究在专业实践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复杂联结等。理论虽有参考价值, 但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实践者的亲身经历与对话来回答。

这一对话之所以受限, 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界与实践界往往对“研究”一词的理解与运用各异。本文所述的研究活动可能被归入“设计研究”“研发(R&D)”“应用研究”等诸多类别。为了保证调研和访谈的包容性并总结研究方法, 本文以“有助于构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探究”作为研究的宽松定义, 重点关注在典型设计流程之外或之上的研究活动。鉴于“研究”一词缺乏普遍共识, 此定义仅作为起点, 作者并不试图强加单一定义, 而是直接采集实践者对“研究”含义的多元解读。

风景园林基金会十余年来致力于推广景观绩效研究并构建学术与实践的桥梁, 2023 年聚集了 8 位先行实践者, 就景观绩效在事务所中的应用展开圆桌讨论^[24]。讨论最初聚焦于绩效研究如何融入真实项目, 随后扩展到实践研究的更广议题。参与圆桌的 8 位实践者, 同时是本文的 8 位作者, 在热烈的讨论中识别出共同价值与方法, 也意识到开展原始研究的挑战, 并发现彼此的事务所结构、经费模式和研究方法迥异。为了拓宽讨论范围并邀请更多实践者投入到这场对话中, 本文应运而生, 并尝试继续讨论以下议题: 1) 如何将学科知识有效地转化为对社会与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设计? 2) 如何确保设计兑现自身承诺, 而非治标不治本的工作? 又如何更好地理解风景园林师所干预的系统, 即生态、经济、水文与社会结构在正确地运作? 3)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 如何建设自身学科能力, 开辟新方式以发挥风景园林的深远影响? 4) 当实践者缺乏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时, 如何通过定量与定性实验持续为学科贡献知识? 5) 实践者们如何跨越商业付费等障碍分享自身创造的知识, 使其成为一种集体共享的资源?

埃伦·德明 (Ellen Deming) 在 LAF 网络研讨会的

① 美国风景园林专业组织建设较为完善, 其中美国风景园林师学会 (ASLA) 管理并服务于注册风景园林师和学生会员, 负责认证继续教育项目, 主办年度全国大会, 并通过专业奖项评选展示行业楷模; 风景园林基金会 (LAF) 作为慈善机构, 通过研究资助以及奖学金和领导力奖, 投资和推广与专业实践密切相关的原创研究和领导力开发; 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 (CELA) 是由高等教育机构风景园林系组成的国际学术联盟, 主办年度 CELA 大会、出版《Landscape Journal》(《景观杂志》) 与《Landscape Research Record》(《景观研究》) 期刊, 并每年评选卓越教学与研究奖, 以促进教学方法、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

发言中呼吁学科必须立即行动：“研究与实践间的鸿沟，无论是现实或想象中的，都到了该被打破的时候了。正如我们在实践事务所中所见，所谓界限正在迅速消散^[25]。”本文旨在进一步推进这一行动，更全面地阐述多样化事务所的研究动机、机制和期望成果，并借此激励更多实践者投身研究，同时邀请学术界加入共建行列。

那么，是什么让风景园林实践者下定决心走上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去回答那些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尽管目前的讨论更多聚焦于“如何做”的问题，本文更希望借此机会讨论“为什么需要实践研究”。以下是作者对于设计实践的反馈，作为窗口供读者了解丰富的、个人化的、有时甚至是带有哲思性的设计研究动机。

1.1 埃里克·克莱默 (Eric Kramer)：怀疑精神

做研究是因为我们不能自己，心中有问，必得其答。风景园林师天生好奇，可以称作“怀疑者”。我们不仅依赖直觉、构图与美感，还在设计过程中发现惊喜，比如发现不同想法之间的联结、复杂事物中的秩序与宏观规律，这些“啊哈”时刻令人欣喜。我们乐于通过塑造空间与体验，将这些瞬间分享给他人。但今日，过往的工作方法无法应对当下的复杂挑战。我们渴望重新审视、深究并以全新视角看待世界，这正是研究的价值所在。研究并不一定追求效率，也不全然来自理性，它既源于思考，也源自内心。

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科学领域，研究都是哲学探究与问题解决的融合，它将世界抽象化，令我们能够以全新目光观察现实。设计师通过绘图与模型测试命题，这是研究的一种形式；科学领域的数据驱动指标则是另一种表现与评估方式。2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却追求相似的启示，即善于怀疑的心灵与不断求索的灵魂均是构建风景园林学科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在项目之外开展研究，有多重缘由，其不仅有助于下一个项目，还能提升我们的效率。但我更深信，我们做研究纯粹是因为无法自己。

成为一名风景园林师，便意味着不断学习，将每一次机会视为进步的契机，去理解身边的世界——这是深刻而无止境的个人体验。

我个人尤为热衷于基础研究，着力探寻普遍性命题的本质，而非仅为解决一时难题。这个过程让我停下脚步、反思假设，以全新视角再出发。这或许听来有些自我陶醉，但研究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广大群体，知识终将共享。不过，亲历学习过程的满足感是极为私人的深刻体验。研究是对心智的锻炼，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能带来愉悦、重生与持续成长（图1）。

1.2 安雅·多姆莱斯基 (Anya Domlesky)：改进

我认为历史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当下景观为何成其所是，并了解塑造它的社会运动、人物个性和技术演变。正因如此，我还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攻读风景园林硕士时，我也曾提倡在专业课程中增设更多历史教学。历史常能解答我关于“为何如此而非他法”的诸多疑问，并阐释藏于其中的景观价值与哲学。我们与建筑学科一样珍视历史，并尝试通过记录和塑造空间形式来重现历史。

但当今世界及我们学科面临的存续威胁，让过去的历史教训并不足以指引我们前行。人类社会的急速发展已超出地球的承受范围，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区域。随着人类不断通过技术掌控室内环境，我们却失去了稳定的户外环境，炎热、极寒、潮湿、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降水周期愈发不均。我们一直依赖和设计的，正是相对恒定的气候模式（仅在1450—1850年因“小冰期”与火山活动出现短暂偏离）。然而，那份曾经的稳定已然不复，设计师如何继续设计？

我支持对有价值的文化景观予以保护。文化场所蕴含巨大价值，社会关系与实践依旧持久，我们需要留存过去的场所。对在地经验我也深表敬意，例如筑就百年石墙所需的数十年手艺。我并非要摒弃这些，而是要摆脱那些不再服务于当下需求的传统设计方法与实践。若要应对今日及未来的场景，甲乙双方关系、标准材料与构造、招投标流程、设计与交付标准、美学与绩效，以及权责关系，皆需改变。

为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发明新的设计流程与工具。这是一场对既往现实的彻底革命，我们务必迎头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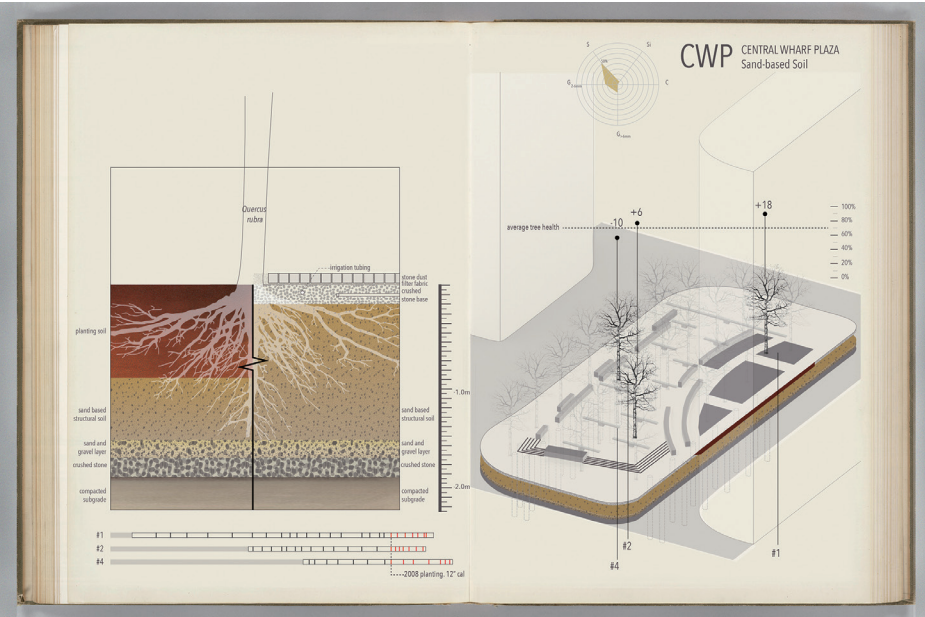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波士顿中央码头广场城市乔木种植状况的城市土壤现状研究
Fig.1 A study on the condition of urban soils based on urban tree planting at Central Wharf Plaza, Boston

我坚信，当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越短，创新便能从单一场地迅速辐射开来，研究成果也能快速反馈给设计团队，从而应用于项目。我们选择基于实践的研究，正是因为世界每时都在变化，我们的设计流程亦当随之进化。我们需要更多以未来为导向，主动而非被动地应对变局。尽管我认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是设计最核心、最具挑战的议题，但聚焦未来有助于应对其他议题，例如深刻影响建成环境的技术革新，以及快速城市化与去城市化（图2）。



图2 莫斯科 Pavletsky 火车站前的公共空间
Fig.2 The public space fronting Pavletsky Train Station in Moscow

1.3 艾莉森·门登霍尔 (Allyson Mendenhall)：流程

在进入设计院校之前，我曾以为设计成果源于瞬间的灵感，并能一气呵成。我想象的设计便是设计师凭借愿景、直觉与天赋，以连贯的手法实现最终形态。确实，设计有时会出现“啊哈”时刻，但更多时候，设计过程是迭代的、支离破碎的，需要多次返工与深入探索那些一开始并未预见的议题。

设计包含了对观念、信息与形态的不断酝酿与雕琢。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融入了客户、利益相关者、顾问与场地等多方资讯。设计师高度投入项目，忽而抽身评估，忽而察觉需要更多信息，在获得令人惊喜的细节后重新探究，再次入手，直至渐入佳境。与设计并行，团队会承担各类研究任务，有些任务源于当务之急，有些则因好奇心而起。探索过程并非每次都能立竿见影，但不断发问与钻研有助于生成设计备选方案，并最终形成最佳方案。研究为设计师的灵感注入新知，提供设计调整的思路，令成果愈发完善。

无论设计师资历多深，或对某类项目有多熟悉，都无法做到每次开展项目时已有充分准备。正如有专攻领域的记者，设计师也需不断以项目为“对象”，发掘线索、发起对话、刨根问底，最终撰写“报道”。设计项目可能极其错综复杂，研究则是搜集事实与数据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提出严谨准确的设计策略。实践者将每次项目积累的知识带入下一个项目，新项目也同样需要研究（图3）。

1.4 玛格丽特·普朗布 (Margaret Plumb)：连接

风景园林师渴望连接，包括与动态生态系统的连接、与



CARBON DRAWDOWN

EXTRAORDINARY USE OF AN ORDINARY MATE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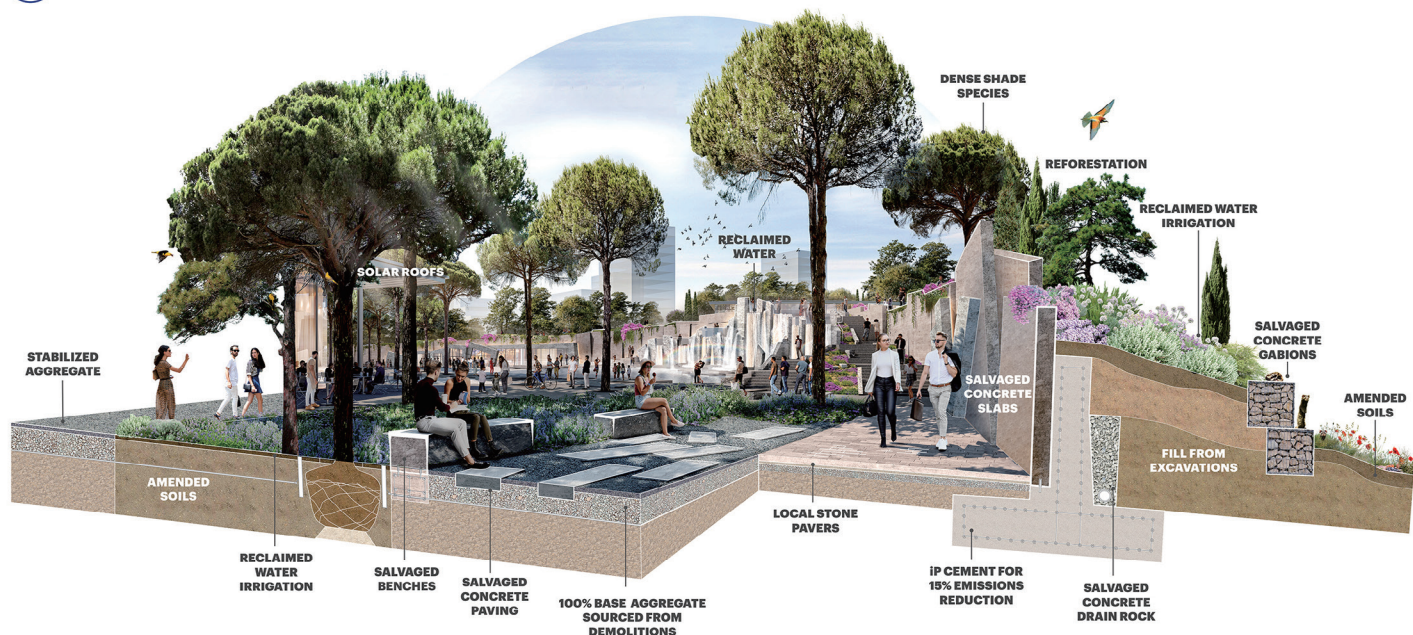


图3 希腊雅典 Ellinikon 公园的设计图
Fig.3 Design drawing for The Ellinikon Park in Athens, Greece

所服务社区的连接、与过去及未来的连接。我们渴望深入了解事物以最大化自身工作对世界的积极影响。研究让我们得以通过实验、提问和整合信息，加强与各方的连接。

以场地与人群活动为工作对象，风景园林师具备在实践研究中深度探究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复杂关系的独特优势。我们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作养分，使规划与设计更能回应场地的文脉。

风景园林师也正跨越学科壁垒，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与新的应对手段，并创造协同机遇。我们在通才与专家之间架构桥梁，在单一变量与复杂系统之间穿行，兼顾场地细节与全球格局。这些连接从微观至宏观，贯穿于我们的实践。

在这种模式之中，研究增强了风景园林的影响力，为已建项目提供重新审视的途径：我们的干预是否加强了社区、环境与经济及艺术的联系？这些复杂关系带来了哪些启示？如何将已建成果转化为新知识，以促进系统间更为动态的连接？

我鼓励每位从业者，以“连接”为框架，将研究嵌入持续创作过程中，为依赖我们工作的社区与生态系统提供深远的正面回馈（图4）。

1.5 丽莎·黄 (Lisa Hwang)：发现

研究本质上是一场发现之旅。“research”源自法语“rechercher”，意为“再度寻找”。研究可以被视作探索、寻求新知的征程，其本身富有启发性与意义。作为设计师，我们天性好奇，喜欢探索与理解事物，致力于不断改进与创新。投身于研究旅程，不仅赋予工作更深的使命感，也能带来个人成就感。

在实践中将研究融入设计是论证设计决策的强有力工具，对自身、同行和客户均是如此。研究为常显神秘的设计过程注入严谨与正当性，用事实与证据强化设计师的直觉。“为什么”与“如何”——这两问是设计中最有价值的探讨：为什么这一设计元素最适合此处？它的规模、形式与功能是否得当？它如何服务于客户、社区或场所的整体目标？研究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绝佳工具。

有时我们会在探寻中获得意外答案。研究可能揭示新知、颠覆旧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先前的主张或方法。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承认以往设计或做法的不足，克制设计师的自我，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下一个课题。风险与不确定性或许带来焦虑，却也激励我们在“为什么”与“如何”之中寻找更优解并获得新知，为决策提供依据。研究与设计的循环带来不断改良建议，也为下一项目、下一群体、下一个场地注入活力（图5）。

1.6 艾莉森·哈维 (Allison Harvey)：身份

风景园林与自然共生，以塑造体验与赋予意义为己任，根植于场地与人类感知。我认为，本学科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兼容艺术与科学的跨界属性，恰似物理学中的“叠加态”——事物可同时存在多种状态。风景园林师在这种叠加态中游刃有余，彰显其在诠释与可视化概念时的卓越能力。

在文化层面，科学领域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已被广泛认可

为评估功能、价值与相关性的黄金方法，在工程、技术和科学领域均有大量成功范例。在自然层面，风景园林亦采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术语如“景观绩效”量化了影响力与意义，促使评价者从外部、有限的视角进行评估。但若仅借用这些评估范式，可能会呈现出片面的图景——它们固然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推介理念，却难以传递风景园林的核心价值。

我们发现，风景园林实践中的研究往往较其他行业的科学模型更灵活，因为它必须兼顾情感。我们在系统之间编织联系，同时在尺度上不断切换，既要宏观，也要微观。数据往往让位于宏观把握，一切旨在有逻辑地串联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并在场地与文脉中寻求关联。

研究可以止步于数据分析，但研究成果唯有通过叙事、体验、联系以及不可量化的场所精神阐释其价值，方能发挥最大影响力。这有别于科学方法中绝对以实验与数据为准的模式，或许我们应将这一过程重新命名为“设计研究 (Design Research)”：它为设计行业独有，真正融合艺术、科学、自然与文化，是理性与感性的共同产物。

1.7 丽贝卡·波波斯基 (Rebecca Popowsky)：边界

风景园林师愈发关注“边界”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本质上是一个越界问题，我们也一直介入陆地-水体、荒野-都市，以及不同生物带等生态边界。风景园林师深知生态系统中边界的重要性，本能地对过度简化边界的做法保持警惕。例如，我们主张柔化并加厚海岸线；设计像海绵般的边界，便于人类与其他生物通行；构筑景观缓冲与过渡区，让游憩活动及生产空间与自然保护区共存共融。可见，风景园林在本质上是“关于边界的学科”。我们游走于建筑与生态、艺术与科学、量化绩效与感官影响之间。边界定义了我们的工作，而专业训练更让我们一直游走于各种边界，并对一切固化界限保持怀疑。

那么，为什么我们仍在专业实践中筑起如同混凝土渠道般的“隔离之墙”？是时候将风景园林专业视为“实践之景



图4 设计团队通过数据指标与社区成员互动

Fig.4 The design team engages with community members through metrics

观”^[26]，以生态学视角审视设计中的灵活性与韧性。实践研究正是探索和塑造学科“生境边缘(ecotone)”的重要途径，它可撼动并丰富那些今日已显僵硬、单薄、过于简单的学科边界。

如同渠化的河流在快速引水的同时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在专业实践中，硬化的“边界”虽能明确分工和提高效率，却往往扼杀适应性，一旦失效则后果严重。相反，生态交错带和加厚的缓冲带具有流动、交互与抗扰动的特性，这正是我们在专业实践中应该培育的特质。

如今，我们以高效和优化之名对专业实践实施“渠化”，也失去了慢下来思考和提问的能力。这并非因为我们缺少能深思熟虑的设计师，而是因为一系列标准化服务模式、客户与顾问关系、财务框架等硬性结构的存在。

重新改造已硬化多年的渠道，使其恢复生物多样性，绝非易事。这涉及推倒数十年的工程和规划成果，单凭美好的愿景往往难以成事。同样，要重构如湿地般具有韧性的专业生态，需要精心研究与持续反思，更需要勇于试错的心态，愿意拥抱不确定性、原型测试、探究与迭代。仅靠口号式“打破壁垒”“跨界合作”不够，我们必须为“生境边缘”腾出空间。实践研究可丰富并加厚学科间的边缘缓冲带，使其在面临世界变化的冲击时不至于过于僵化与脆弱。

2 方法

前文聚焦于实践者开展研究的个人动机与学科意义，下文则更深入地探讨专业设计事务所内部研究运作的机制与模式，研究成果可为事务所高层和一线设计人员提供参考。不论是希望以研究激发创新热情，还是在现有模式中寻找切入点，或是有意与学术界合作，这些洞见均可提供助力。

通过对 21 家设计事务所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研究归纳了 2 种新的主要动机和 2 种新的研究模式，对罗伯特·莱恩(Robert Ryan)^[23]所述模型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了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2.1 调研背景

已有诸多研究探讨事务所如何开展研究活动^[22]，但罗伯特·莱恩对 9 家事务所的试点研究尤为关键，其总结了事务所实践研究的多种分类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 12 家事务所，并对 21 家事务所进行了系统调查，揭示了新的驱动因素、机制、方法与成果。

主流文献和圆桌讨论常提及事务所在实践研究中面临的诸多阻碍，包括对“研究”一词缺乏共识，时间与资金不足，客户兴趣有限，平衡多方利益与优先级的困难，对科研严谨性的质疑，以及设计与科学（由此而来的学术界与实践界）



图5 通过可达性分析工具了解访客行为模式

Fig.5 Deploying in-house developed Accessibility Analysis tool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park visitors

之间关系的争论。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列举限制，而是聚焦事务所“真正做了什么”，并将这些实证经验以可借鉴的形式呈现。

2.2 调研方法

研究拓展了罗伯特·莱恩的试点研究，对另外 12 家设计事务所进行访谈。本文还开展了一项新的问卷调查，共收集了 21 家事务所的回应，其中包括罗伯特·莱恩最初调研的 8 家事务所。

尽管本研究以 7 位作者对“研究”的定义为出发点，但凡是事务所认为属于研究的活动，皆被纳入统计。该方法以实践自身的标准为依据，而非对“研究”一词进行严格定义。

受访事务所基于以下 2 个标准选取：1) 此前符合罗伯特·莱恩的访谈标准但未参与其研究；2) 风景园林基金会已知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研究活动。本文延续了罗伯特·莱恩的调研方法，对各事务所中负责研究工作的员工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若事务所中未设此类岗位，则由事务所自行指派最了解其研究活动的员工参与。问卷与访谈均由 LAF 工作人员独立实施和分析，本文的合著者则参与了问卷的编写工作。

2.2.1 访谈

研究通过邮件向目标事务所发出访谈邀请，访谈以 1 h 线上会议的形式进行。为保证研究的一致性，访谈问题完全沿用罗伯特·莱恩 2023 年的访谈原题：事务所开展何种类型的研究？研究在专业实践或特定项目中扮演何种角色？开展研究的动机是什么？事务所需要哪些人员与技能？风景园林教育中关于研究的教学是否充足？未来从业者最需掌握的研究方法与技能是什么^[23]？

在联系的 15 家设计事务所中有 12 家参加了访谈。部分事务所仅 1 名员工参与，其他则有 2 名成员参加，多数情况下包括 1 名事务所高层和 1 名处于职业发展早期的员工。参与访谈的 17 位受访者中，有 9 位为事务所合伙人或创始人，3 位为主管级，5 位为初级设计师（其中 4 位担任专职或兼职研究员）。

2.2.2 问卷调查

问卷共包含 31 个问题，主要采用多项选择题或勾选题形式，同时提供填写文字答案和评论的空间。问卷通过电子邮件分发，所有回应均通过 SurveyMonkey^① 平台收集并分析。问题聚焦于：事务所基本信息、人员与资金配置机制、研究动机、研究类型（包括主题与方法论）、成果产出与传播形式、事务所层面与项目层面感知到的研究活动成效。问卷还询问了受访者在实践中整合研究的愿景，以及学术研究如何影响其实践。

研究共联系了 24 家事务所，其中 21 家参与了本次问卷调查。每份问卷均由各事务所中被认为最了解其研究活动的人员填写。

2.2.3 样本特征

参与本研究的大多数事务所主要从事公共、校园或商业客户委托的项目。部分事务所也将私人住宅项目作为其实践的一部分。仅从事住宅项目的事务所及个人事务所基本未被纳入样本，仅有一家例外。在参与访谈或问卷的 21 家事务所中，从业务类型来看，29% 的事务所主要提供风景园林服务，43% 提供风景园林、规划与城市设计服务，而 28% 为涵盖风景园林、建筑、工程及其他领域的跨学科事务所。从规模来看，33% 属于小型事务所（1~50 名员工），19% 为中型事务所（51~100 名员工），24% 为大型事务所（101~200 名员工），另有 24% 为特大型事务所（201 名以上员工）。从办公室数量来看，约 47% 的事务所拥有 1~3 个办公室，约 38% 拥有 4~8 个办公室，约 14% 拥有 12 个或更多办公室。从地域来看，所有事务所总部均设在美国，但部分事务所在国际上设有办事处或开展国际项目。这些事务所分布于美国各地，尤其是设有多个办公室的事务所，其分布更广；东海岸与西海岸的代表性更强，因为这 2 个地区的风景园林事务所比例较高。

2.3 结果

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罗伯特·莱恩的研究相似，但由于样本规模更大，本研究提供了更多关于当前实践中研究现状的细节和洞见。以下展示的结果是对总体发现的精选，既包括对原研究最有效的扩展内容，也包括新的发现。

2.3.1 研究动机：事务所为何开展研究？

罗伯特·莱恩提出了 3 项主要动机：解决复杂问题、推动学科发展，以及人才招聘与留存^[23]。本研究在其基础上提供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并新增了 2 项主要动机：好奇心与连接，以及专长能力建设。

1) 解决复杂问题

这一动机最初由罗伯特·莱恩提出，在所有访谈和多数问卷中均得到了印证。一位受访的事务所负责人表示，其事务所开展研究的动机是设计师“在项目中遇到瓶颈并意识到自己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解得还不够”。一位事务所创始人说：“建造一个成功的景观并不容易，因此我们的许多研究都在追求这一目标。我们希望项目具有良好的性能，并能长久存在，以便世代的人们都能享受它们，研究有助于实现这一愿景。”受访者指出，研究的目的是填补与新客户或新实践领域相关的某些特定知识空白。部分事务所表示，在处理涉及弱势群体的项目时（例如原住民社区、孤独症群体或听力障碍人群），他们会进行研究以提升自身认知。

2) 推动学科发展

这一动机亦由莱恩提出，在所有访谈和问卷回复中均有体现。事务所领导层尤其倾向于表达对学科的责任感。一家事务所提到共享开源数据以确保其研究对行业、客户和社区是透明且可获取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慷慨精神，我们分

① SurveyMonkey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支持用户创建、发布和分析各类调查表单。用户可通过网页链接或电子邮件分发问卷，平台提供实时数据收集、自动统计与可视化功能，常被用于学术研究、市场调查与机构内部评估。

享研究成果的方式是开放的；我们进行设计并非只为让本事务所实现积极变革，而是为了推动整个设计行业及广大客户的积极变革。”

3) 人才招聘与留存

这是罗伯特·莱恩提出的三大主要动机中的最后一项，在问卷中有 33% 的事务所将其选为主要研究驱动力。在访谈中，这一主题更为突出，几乎所有受访事务所都表示希望投资于员工发展。一位研究人员描述其事务所内部研究资助计划是激发员工参与的一种方式：“我们有充满热情、富有创意、极具好奇心的员工，我们希望帮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即使这超出了日常项目的范畴……在孵化型研究资助中，提出研究问题的正是那些每天投入于设计工作的同事。”

在人才招聘方面，受访者常提及应届毕业生对于参与研究的渴望。一位受访者表示，风景园林专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寻找那些提供研究机会，或至少具备某种机制以支持他们进入职场后继续探索兴趣领域的事务所。另一位受访者提到，在招聘面试中，应届毕业生对事务所设有内部研究项目的事实反应非常积极；还有一名员工表示，正是因为有内部研究资助项目才选择加入事务所。一位研究主管表示，他们经常接到有研究兴趣和技能的人士的主动联系，这些人希望能将其在学术阶段的研究兴趣延续并融入现实项目中。

在员工留存方面，一位受访者谈到他们在希望为全体员工提供支持的同时，意识到员工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内部研究资助计划使不同兴趣的员工都能以各自方式获得激励。一位事务所合伙人表示：“我们将参与研究，即有机会抽身思考和提问，视为一种员工福利。现在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被教导研究的重要性，但当他们进入职场时，感觉却是‘工作、工作、工作’，在学习业务技能的同时难以保持思考。他们需要知道，深入思考依然是被鼓励的。说到底，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会时间管理，以确保日程安排不会压倒我们对重大问题的兴趣。”

4) 好奇心与连接

尽管罗伯特·莱恩的研究中已有提及，本研究进一步确认、深化并拓展了“好奇心”作为实践研究主要动机的观点。当被问及研究最重要的动机时，“好奇心”一词在 12 家受访事务所中频繁出现，其中一家甚至称其事务所有着“对知识近乎贪婪的好奇文化”。受访者在谈及研究努力时流露出的高度热情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往往会非常投入地讲述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与项目，真正地“沉迷其中”。一位高级合伙人将研究描述为创造空间的手段：“在一个由截止日期驱动的行业里，你需要留白空间，让创意得以生长。为了保持创意的新鲜感，有时候需要跳出日常工作，因此，激发那种好奇心是我们员工在创意上持续获得滋养的重要动因。”

研究活动中所体现的对好奇心的培养显然与员工的招聘与留存有关，但访谈还揭示了另一项动机——“连接”。具体来说，那些由员工基于自身兴趣主导的研究被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视为一种核心连接机制，一个促使人们聚在一起、分享思想的平台，并超越了日常项目的边界。访谈明确指出，研究在社群构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员工之间的角色有

多不同，是否位于分散的地理位置，是否隶属不同的实践领域，甚至是否身处跨学科事务所，研究都能促成交流与协作。一位合伙人将自己的事务所描述为“由一群好奇的人组成，他们渴望与其他同样好奇的人一起工作”。另一位来自成熟事务所的受访合伙人则讲述了一个做法：他会请某位员工深入研究项目相关的主题，并观察到该员工会立刻从“我该完成什么任务”转变为充满兴奋和好奇心的状态。他指出，这种做法强化了“即使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不是无所不知”的观念，营造了好奇文化，使设计师更投入，从而产出更好的设计成果，也帮助他更了解员工及其兴趣。

5) 专长能力建设

根据问卷调查，实践中最常见的研究动机包括事务所差异化（48%）、为新类型工作建立专业能力（43%），以及探索新颖的解决方案（38%）。这些动机与“解决复杂问题”和“推动学科发展”有所重叠^[23]，但也增加了一层更具自觉性的意图：事务所希望通过研究培养专业技能，以增强影响力，或进军新的项目领域。访谈中还浮现出“景观绩效”作为事务所研究核心驱动力的新趋势。这一概念与专业能力建设紧密相关，它要求设计师深入理解设计的实际影响，并用数据来证明自身的专长。一家跨学科事务所的研究主管提到，当客户提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时，需要通过有力证据在设计过程中建立信任。

“专长能力建设”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个人员工的发展。一位事务所负责人指出，事务所设立的旅行资助计划在建立员工专业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员工获得资助，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外出考察调研并向事务所展示成果后，他们在该领域便会获得“专家”身份。一旦他们被认定在某一领域具备专长，事务所中其他员工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便会主动向其请教，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知识共享与组织能力建设。

2.3.2 模式：哪些结构支持实践中的研究？

在受访事务所中，拥有正式研究组织结构的情况相对常见，但并非普遍：57% 的事务所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实验室或研究小组），另有 1 家正在筹建中；38% 的事务所目前既未设立也无计划设立相关机构。部分事务所提到，其正在事务所内部就研究活动是否正式化展开持续对话，并尝试不同的组织模式，以判断哪些方式最适合自身的运营结构。

在人力配置方面，32% 的事务所设有专职研究人员，89% 由设计人员兼职研究工作，10% 的事务所与内部人员管理的外部顾问合作开展研究。问卷与访谈中提到，研究项目通常由客户、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协作所驱动。

罗伯特·莱恩提出了 5 种实践型研究模式：研发实验室、使用后评估、探索式研究、个人资助项目和非营利结构。他将事务所中研究的组织形式形容为光谱，一端是非正式或有机式，另一端则是正式或结构化，同时考量研究在项目中的整合程度^[23]。研究表明，一家事务所可同时采用多种研究模式，例如设有研发实验室的事务所也可以设立个人研究资

助项目。本研究还在个人资助模式和非营利模式之上提出了2种新的研究模式，一种依赖于内部员工专家，另一种由学术机构推动。

1) 基于个人资助的研究模式

6家受访事务所设有内部研究资助项目，其中2项为差旅资助；另有一家计划在原有差旅资助基础上增加一个更具针对性的研究资助项目。这些内部资助项目均始于2016—2019年。内部资助的形式和实施程度各异，但都支持个人或团队开展研究项目。研究项目的选题从严格规定到宽泛自选不等，大多研究在项目工作之外进行，也有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推进。资助计划对所有级别员工开放，跨学科事务所也对所有专业领域的员工开放申请。

在所有设有资助项目的事务所中，申请人需提交研究提案至由事务所领导层或混合级别员工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审，其中一家还在评审中引入了外部专家。大多数事务所通过年度或定期公开征集提案的方式接受申请，亦有一家事务所表示其资助也可通过临时申请的方式获得。一位受访者描述了申请流程：首先是非正式的创意征集，随后为正式申请，接着促成事务所内部相似兴趣者之间的匹配。在设有资助项目的事务所中，50%的事务所提供研究时间支持，其余则同时提供时间与资金支持。有2家事务所的内部研究人员还协助受资助员工申请外部补充资助。各事务所每年提供1~6项研究资助项目，具体数量因年度而异，平均每家事务所每年提供2.5项资助项目。多数事务所设有固定年度预算以支持其资助项目。

所有事务所都表示，受资助员工需通过事务所内联网或内部演讲汇报其研究项目及成果。部分事务所将其资助项目视为持续研究工作的孵化器。例如，一家事务所内部广泛使用的《主动交通指南》最初便出自其内部资助项目；另一家事务所的一位受资助员工编写了一份关于草坪替代品的工具包和资源指南，用于服务种植者和本地苗圃。多数事务所会以某种形式对外发布这些研究成果，最常见的方式是在事务所网站或社交媒体发布文章。但也有事务所坦言自己在传达研究过程与成果方面尚有不足，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其为“阿喀琉斯之踵”，可见研究成果的分享传播还存在着大量进步空间。数家事务所表示，其员工曾在会议或其他公共场合展示研究成果，另有事务所则在内部场合（如全员会议）中安排员工展示其研究发现。

2) 非营利模式

罗伯特·莱恩的研究中纳入了一家非营利事务所，而本研究新增了另一家从事研究工作的跨学科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研究议程围绕“灯塔型组织”和思想领导者的角色展开，致力于向国家政府、城市、客户伙伴、社区及慈善资助方提供咨询，展示成功案例，推动捍卫正义与人类尊严的实践。该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表示：“为了寻求催化系统性变革的方法，并在本地实现最高水平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积极影响，我们通过应用研究开发了深入理解语境的流程与工具，并以开源形式在网上公开分享。”该事务所的研究计划还包括一系列由慈善资助设立的实验室，覆盖多个研究主题，旨

在推动客户想法的落地，提出并测试尚无明确市场定位的创意。其目标是与拥有共同愿景的伙伴合作，增强影响力与行动能力，共同推动那些能够实现系统变革的项目。

3) 员工专家模式

当员工在事务所内被妥善定位并获得支持时，他们可以为研究计划带来巨大的能量与专业价值。即使事务所尚未在全所范围内部署研究计划或设立专门机制，一名充满热情、知识扎实的员工也可以推动临时性研究，并带来积极成果。2位受访者提到，他们在事务所内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解答研究方法方面的技术问题，帮助同事形成研究问题，或协助内部资助者传播其知识与成果。一家事务所在希望增强自身研究能力（如研发可评估项目影响力的工具）的背景下，特意设立了一个由兼职工担任的新职位来推动该方向。另一位来自大型事务所的受访者则将自己描述为“联络人”，负责在不同网络与信息之间搭建桥梁，围绕研究项目将人们聚合在一起。她指出，大型事务所往往倾向于尽快进入设计解决方案阶段，而她作为研究总监的职责，便是从不断生成的工作知识中创造价值。

4) 学术驱动模式

另一种在调查与访谈中浮现的新模式由学术因素驱动，涉及与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系的事务所。其中一家受访事务所的创始人在大学全职任教，该事务所的受访者表示，与大学的关系对将新思想引入实践至关重要。这家事务所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专注于政策变革及公共领域的相关学科理论，将研究视为对学科本身及高质量公共空间价值的倡导行为。另有2家受访事务所由仍在任教的学者所创办，尽管成立时间已久，但学术背景的影响仍然存在。还有一家大型跨学科事务所的多位员工同时从事教学工作，并将其教学与研究成果带入事务所。在所有受访事务所中，只有2家明确将研究严谨性作为其研究目标，而这两家正属于该学术驱动模式。拥有强大学术联系的事务所通常没有独立的研究部门或专职研究职位，但与其他事务所相比，他们在访谈中最能阐明研究如何影响他们的实践。

5) 其他模式

访谈揭示了几种无法被归入既有分类体系的独特模式。一家事务所表示，在项目启动前的决策过程中，他们会例行进行正式讨论，判断是否可以在项目中嵌入潜在的研究机会。另一种模式则是机会导向型：两家事务所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由于计费工作的减少，他们有条件推动由员工主导的研究。例如，其中一家对其社区参与实践进行了正式评估。还有一种独特模式涉及“收购”：一家事务所在已有部分研究活动的基础上，决定与另一家设有研究部门的事务所合并。通过接纳对方的研究专长，收购方得以在其实践中进一步整合研究工作。

6) 模式与事务所成熟度

归根结底，事务所选择何种研究模式或模式组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历史、商业结构、项目类型、员工规模与能力等因素。访谈发现，那些成立时间较长的成熟事务所及其领导层，拥有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经验，在谈及研究计划

时显得更加自信和从容。部分受访者来自最近才开始开展研究的事务所,或是虽已成熟但尚未设立专职研究部门或人员的事务所。他们对行业内那些更具代表性和可见度的实践研究模式表示高度赞赏,但也坦言这些模式对于他们这种规模较小、资源有限或成立时间不长的事务所来说难以实现或复制。总体而言,年轻事务所更倾向于主动探究重大问题,而成熟事务所则因其积累的知识基础而更为自信,在持续探讨大问题的同时,对研究持有更为轻松的态度。一家成熟事务所将其较为松散的研究整合方式称为“非方法的方法”。访谈显示,随着事务所发展,研究在实践中的整合方式可能经历演变。一位拥有多年经验的合伙人表示:“我刚加入事务所时,研究非常直觉化,仅仅是出于对事物的好奇和兴趣。但现在,研究越来越具备明确的应用方向。”另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事务所在度过“只为接项目”的创业初期,并挺过2008年金融危机等挑战之后,才得以专注于研究。一位成熟事务所的创始人回顾,事务所早期完全以设计为核心,但因为“我们总是被好奇心驱动”,随着项目、人员与兴趣的发展,事务所逐渐自然地转向了研究。

这一动态在个人层面也有所体现。无论是职业生涯早期的员工,还是经验丰富但刚接触研究工作的员工,都以热情但略带犹疑的态度谈及自己的研究活动与抱负。这种情况在负责推动正式或准正式研究计划的员工中尤为显著。几位来自新近启动研究工作的事务所员工表示,他们感到困扰,不确定自己的专业训练和背景是否足以胜任研究项目或研究活动的管理者。有一位受访者甚至对访谈者愿意了解其事务所正在开展的内部研究感到惊讶。还有少数受访者,特别是非领导层员工,表达出“孤军作战”的感受,并强烈希望能与其他从事实践型研究的事务所和从业者建立联系、相互学习。

2.3.3 资金: 研究如何获得资助?

与罗伯特·莱恩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的事务所普遍表示其研究活动资金主要来自事务所管理费用(overhead),也存在富有创意的资助方式。尽管调查显示部分客户确实为研究付费,但多数受访者仍表示研究经费更多来自管理费用或外部资金。

部分事务所表示,他们从不将研究内容写入合同,也不会将其列作预算条目或作为一项服务进行宣传。然而,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客户提及研究活动。一位事务所创始人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会向客户解释,事务所对每个项目都以全新视角切入,并辅以丰富的相关项目背景,而开展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也提醒,这种做法需要谨慎考虑,因为部分客户可能会认为研究并非必要。一位事务所负责人分享了他对事务所内部研究资助计划未来发展的期望:初期,事务所通过投入管理费用,更好地理解哪些知识对客户至关重要,从而纳入事务所的工作流程;后期他希望能清晰地展示某项目若无研究环节将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是能够有力地为客户解释为何研究如此重要,且研究费用应作为服务费的一部分。另一位事务所负责人指出,某些类型的客户更有可能支持研究:“校园类客户往往更关注具有长期影响的项

目,也更容易认识到研究的价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提供资源。”

2.3.4 协作: 事务所正在建立哪些合作关系来开展研究?

与高校教师和学生合作的重要性是受访事务所普遍提及的主题。一位问卷受访者表示:“当你白天还要担任风景园林师,试图解答那些尚未被解答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科学知识与风景园林实践之间存在巨大滞后。我们通过查阅文献,找到能够向我们展示新做法、潜在更优做法的学术伙伴。我们的目标是将项目现场作为实验室,与研究者协作。”实习生和学生在许多事务所的研究工作中都有所贡献。例如,有事务所为一位博士生的研究提供了10周的驻留时间;另一家事务所接收了一位实习生,其每2周为设计团队做一次报告(其中一次题为“研究101”);还有一位实习生在事务所完成了一项围绕设计流程中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后,获得转为全职员工的机会。

一位跨学科事务所的研究总监从学科视角谈到事务所与学术界的联系:“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理解这一点后,我们在实践端从事应用研究的人便能从中汲取多元观点,而不被局限……这是一个流动的、动态的、令人振奋的空间,因为我们为学者们提供新思想与实践路径的入口,同时能帮助设计师更深入理解他们工作在长期维度上的影响,从而重新焕发活力。”

由高校主办、旨在支持学生学习的合作项目,为风景园林事务所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合作模式。少数受访事务所参与了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应用研究联盟(Applied Research Consortium, ARC)项目,该项目将跨学科的建成环境事务所与研究生及其导师匹配,共同开展研究。参与学生将在设计事务所主持下开展为期1年的研究项目,事务所同时提供实习岗位。某家受访事务所最终雇佣了其ARC项目的实习生,该员工如今在事务所的研究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ARC项目需要事务所在时间和资源方面大量投入(包括提供实习岗位和向大学缴纳一定经费)。有一家事务所表示,该项目周期过短,不适合相关研究,因为景观的成熟过程较慢,横跨多个季度的研究周期更为合适。其他高校设有类似面向AEC(建筑、工程、施工)行业的合作项目,所需投入程度不一。例如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设有硕士课题项目,邀请“客户”(即事务所)提交研究构想,与学生展开合作研究。然而,此类由大学主导的合作有时会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且合作成果并不总能令事务所满意,因为其取决于事务所、教师与学生之间研究兴趣是否高度契合。即使事先进行精心匹配,并且参与者全力以赴,这种契合也未必能够实现。

2.3.5 人员: 谁在事务所内部主导研究活动?

在访谈中,专职研究人员通常呈现出以下2类特质,一是极具好奇心,二是擅长建立联系,能将事务所内部员工与客户或研究合作者有效联结。访谈进一步揭示了那些最常推动研究的人所具备的其他典型特征:

1) 许多为学位在读员工。当前正在攻读风景园林硕士

或博士学位的员工往往会将其研究带入事务所。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一名员工在其论文研究中开发了一种交通建模工具，如今已在事务所范围内应用；另有一位员工教授植物种植设计课程，并为事务所开发了一个植物数据库，现已作为一个动态更新的内部资源持续维护使用。

2) 多数为风景园林师。在跨学科事务所中，受访者普遍认为风景园林师在研究工作中与建筑、工程或其他相关学科的同行同样活跃，甚至更为积极。一位大型跨学科事务所的研究总监表示，风景园林师常在应用研究中担任领导角色，因为他们更善于处理尺度问题，并乐于接受变化与演进，相比于建筑等其他学科更具灵活性。另一位来自跨学科事务所的合伙人提到，事务所内部一直在探讨如何将建筑为基础的研究有效转化为景观与场地设计，并估算事务所内部至少有 75% 的风景园林师参与过研究项目，当前研究项目中至少有一半涉及景观内容。

3) 不一定受过研究训练。访谈显示，在事务所中从事研究的人不一定接受过传统研究方法的正式训练（例如并非所有人都拥有风景园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多家事务所报告称，拥有本科学位的员工在研究活动中的参与度与拥有更多研究导向教育背景的员工相当。另一方面，也有 2 家事务所表示，其主要雇用拥有硕士学位的员工，因此大多数研究工作也由这类员工执行。

4) 分布于事务所各个层级。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研究由事务所各个层级员工共同发起与推进，从事务所领导到初级设计师皆有参与。部分事务所特别指出，传播部门在研究成果的推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事务所创始人认为，最积极参与研究工作的员工往往是在事务所工作了 3~5 年的人员，因为他们已“站稳脚跟”，能够充分发挥好奇心。

2.3.6 方法：事务所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 21 家事务所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76%）、基础数据收集（71%）、制图（71%）、行为观察（67%）、案例或先例研究（67%）、文献综述（67%）、人群特征调查（67%）、基于地点的历史或文化研究（62%），以及材料测试（57%）。访谈揭示了不同类型事务所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差异：

在以社会或人群为中心的事务所及其项目中，定性方法更为常见（尽管并未排除定量方法）。这些事务所也更依赖与社会科学领域人员及熟悉社区的人员协作开展研究。一家事务所表示，通过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共享研究成果，并采用透明、协作且更具研究特征的态度和方式进行研究，是建立社区信任的主要途径之一。另一家专注社区参与的事务所表示，他们的项目进展取决于取得信任的速度，研究方法会受到社区参与中不可预测的时间进程的挑战。还有一家事务所甚至将“建立关系”本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

以生态为重点的事务所更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并更多依赖与科学家的合作来开展研究活动，尽管他们并未完全排斥定性方法。

提供多种服务的事务所往往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一

位来自小型跨学科事务所的受访者表示：“研究在实践中效果更好，前提是它不被限制在某一个学科……在我们的实践模式中，我们不是从风景园林的角度出发来做研究，而是根据不同的学科来调整方向。不同学科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方式也不同，这反而使研究更为可靠。这种多学科特性改变了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家最初专注于医疗设计的事务所则描述其研究方法从更为严格的、医学领域固有的定量研究转向更加定性的方式，例如通过调查与访谈评估用户体验，这一转变源于其业务向其他项目类型和场地设计的扩展。

大型事务所更倾向于采用多种研究路径。一位来自大型事务所的受访者表示：“在大型事务所里进行研究的优势不仅在于我们有管理经费可支配，更因为我们有规模，可以在多个项目中观察设计习惯和结果之间的规律。我们并不追求精确地归纳因果关系，而是着眼于了解建成环境对人类和地球的影响，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2.3.7 产出：研究活动产生了哪些成果？

所有参与调查的事务所均表示，他们最常通过白皮书、报告、工具包以及演讲与汇报展示研究过程与成果。开放式回答中还提到了宣传册与原型产品的制作、应用程序开发，以及将研究成果整合到客户交付成果中。

研究成果在事务所内部的传播方式包括演讲汇报（100% 的受访者）、电子文档分享、网页或出版物（62%）、事务所内部网（52%），以及事务所简报或专文（33%）。在调查和访谈中，事务所还提到通过互动式内部工具、委员会或工作组讨论、播客、办公室内部手册，以及年度全员分享会议来传播研究成果。

3 家受访事务所特别指出，通过研究计划开发的内部工具与资源具有重要价值或实用性。2 位受访从业者则反映，部分源自内部或合作研究的成果对事务所的实际用途有限，其中一家表示问题在于外部合作者的研究目标与事务所的目标未能完全一致。还有数家事务所提到，为员工提供在会议上展示成果或参与书籍、期刊、文章写作的机会，对事务所具有附加价值。

2.3.8 成果：在事务所层面和项目层面，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事务所层面，研究产生的影响包括：将经验教训应用于未来项目（86%）、员工招聘效果提升（71%）、新项目或项目机会增加（71%）、研究工作或建成项目获得认可（71%）、设计质量提升（67%）、员工保留率提高（61%）、继续教育机会增加（38%）、推动政策变革（38%）、客户满意度提高（33%），以及研究活动或专业知识带来的收费增加（19%）。

部分事务所的研究动机与实际成果（38%）高度一致，尤其体现在研究成果对项目政策的影响上。政策可指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相关法规的更新以支持特定项目或干预措施，也可以指对土地规划等大型政策的影响。一家事务所表示其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构建背后的政策、经济机制及

倡导实践；另一家事务所则谈及其协助塑造了如“西雅图绿色因子”^①等地方性法规。

受访事务所报告的研究活动积极影响还包括：提出了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81%），提升了适应未来条件的能力（81%），提升了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71%），改善了环境、社会或经济绩效（71%），项目更契合社区或用户需求（67%），更具可持续性（如减少碳影响）（62%），以及空间更加包容、可达性更高（62%）。在项目层面，访谈和调查常提及的成果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绩效提升，以及基于多重标准的“更好”设计。而经济层面的具体成果较少被提及。其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成效比环境和社会绩效更难评估。

访谈还揭示了部分事务所未能在研究中达成预期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多位受访者提到，将研究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系统性地应用于事务所实践与流程中，仍面临挑战。事务所普遍表示，需要更好地向行业和同行传达自身研究的产出与成果。

在被问及研究最终如何影响事务所工作时，受访事务所表示其带来了新的信息（90%）、新的工作流程（86%）和新的工具（67%）。在评论和访谈中，参与者举例说明研究促进了事务所内外部的新合作、新型项目的产生，并促使事务所更新整体规范 and 标准。

2.3.9 与学界的关系：事务所如何与大学项目和研究产生联系？

访谈和调查还探讨了事务所与学术界的联系，包括从业者是否认为风景园林学生应接受研究培训，哪些技能最为重要，以及学术研究是否能满足事务所需求等问题。

所有受访从业者均认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接受研究训练十分重要，但也提出了关键前提。受访者一致认为，研究相关的培训中最重要的是：1) 批判性思维能力；2) 提出或构建问题的能力。一位事务所创始人表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希望新入行的设计师成为更优秀的研究者，但我们确实希望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批判性思考者，充满好奇，具备从具体和整体尺度理解事物的能力。我们希望他们怀着好奇心、投入感与批判性思维进入行业、走向世界。”另一位担任研究职位的受访者指出，最引人注目的设计课题往往来自那些能围绕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学生，“本行业的魅力在于能够提出问题，并探索这些问题在空间中如何展开”。

总体而言，受访者不太关心学生是否掌握了“硬技能”，如特定研究方法，有些人认为这些技能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习掌握。受访者提到的其他重要技能包括：1) 沟通。4位受访者建议，应为学生提供研究过程与成果表达方面的培训，以增强其更全面的沟通能力。2) 界定范围。3位受访者强调了界定和聚焦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一位事务所创始人表示：“必须明确提出研究问题。信息浩如烟海，若无目标很容易

迷失。探索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分支是一回事，毫无聚焦是另一回事。”3) 定性数据分析。一位事务所负责人特别指出：“能够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尤其是分析定性数据的能力很关键。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处理数字，但定性分析能解释言外之意，而这往往才是最值得挖掘的部分。”4) 案例研究。2位受访者认为学生应熟悉案例研究和项目知识，尤其是掌握有效的风景园林性能数据，并能快速应用于新项目。

访谈还提及在高校中教授研究技能面临的局限与挑战。3位受访者（其中2位为现任或前任教师）指出，不应在原已过载的课程体系中增加过多内容。2位事务所负责人明确表示，尽管研究技能非常重要，但设计能力与形式构建仍然是本专业的核心。一家成熟事务所的创始人在访谈一开始便坦言，无论是个人还是事务所，他们都不会声称自己从事的研究能达到学术研究者或博士的水平。这位受访者强调，设计师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推动良好、负责任的设计实践，而非推进某一特定议题的知识体系。一位受访研究总监认为，大学的“设计课”（studio）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展开，“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设计流程强调设计师提出一个明确方案并加以辩护的做法，并不能完全适应研究需求。我们需要补充批判性提问的能力，去审视所提出的设计解决方案，而这并不是设计课目前的设置方式”。

一位受访者总结道，研究技能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在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适用性。他认为：“研究技能在职场和项目流程中极具可迁移性。研究技能或许并非指科学方法，而是指研究过程中培养的通用能力：系统思考、逻辑推理、组织能力、找到可靠的信息源，并验证数据来源。此外，研究结束时还需要高效、清晰地传达你的方法、来源，以及做出某一决策的原因，这种沟通能力在风景园林实践中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问卷调查，本研究仅初步探讨了当前学术研究如何影响实践。几乎所有受访事务所都认为学术研究成果无法满足其在工作中的实际需求，其中71%的事务所表示“有时满足”，14%表示“很少满足”，10%表示“完全不满足”。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学术研究完全满足其需求。另一位受访者进一步补充说：“需要经过转化，才能契合设计师的实际工作状态。”调查还显示，受访事务所最常参考的资料包括书籍（100%）、开放获取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94%）、新闻或杂志（72%）、专业类刊物（如《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67%）、政府出版物（67%），以及需订阅的同行评审期刊（44%）。虽然本研究并未将事务所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作为重点研究领域，但相关发现确实印证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学术研究与行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联系仍不够紧密。

^① Seattle Green Factor（西雅图绿色因子）是西雅图市为提升城市绿化质量而制定的景观绩效评分制度，要求新开发项目在用地中设置一定比例的基础设施，如透水铺装、雨水花园、垂直绿化和本地植物等。该制度通过量化绿色设计要素，鼓励开发商在满足建设密度的同时增强生态功能，提升公共空间质量，是城市层面推动绿色基础设施集成化设计的典型政策工具。

2.3.10 畅想：如果没有限制，事务所希望如何开展研究？

最后，问卷调查邀请受访者畅想，如果在成本、能力及其他实际条件上完全没有限制，他们会如何在实践中整合研究活动。回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扩展现有研究工作，包括增设专职研究人员、开展更多或新的研究项目类型，或扩展内部研究资助项目。2) 在设计流程中引入更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未来项目。这可能包括为不一定具有明确成果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空间，使研究通过迭代流程得以持续发展，并系统性地积累知识体系。3) 将数据采集与分析，以及后期使用评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设为所有项目合同中的标准组成部分。4) 为所有项目团队配备研究人员，争取资助机会，并设立具备明确研究方向的专门实验室。5) 加强与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制造商及其他领域的合作。6) 在实际场地上测试设计理念，包括植物与生态系统的实验。7) 改善获取学术与专业研究成果的途径，使其不受付费限制。8) 更有效地通过互动式、开放获取的方式传播研究成果，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创新共享。9) 利用研究更有力地支持倡导行动与政策变革。

一位受访者表示：“理想状态下，我们应建立起一个系统，使研究可以持续发展、自我循环。”另一位受访者则梦想有一个“可以测试想法的场所”。还有人指出，整个行业“缺乏一个由需求与资金支持推动的、具备资质的大型研究机构，能够超越项目、事务所和学术体系的资助机制，真正引领行业研究并推动最佳实践”。

在调查与访谈中，事务所对自身研究愿景的描述也触及了“何谓研究”这一持续性争论。一位问卷受访者写道：“研究并非总是系统性的。它可以是一种有机而灵活的探索，往往源于一个有利（但未必预设）的情境。除了对知识体系的贡献，在我们这个行业中，研究在被应用并反复应用时才真正达成其目标。”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当一个项目的场地调查、分析或公共参与过程，超越了常规项目的深度时，我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活动’，其对知识体系的贡献尤其显著，特别是关于特定地点或社区的知识。虽然这类研究方法可能不像科学方法那样系统或可复现，但对地点或人群的深入探究，在我看来就是研究。”尽管许多受访事务所将其研究活动描述为“临时性”“模糊不清”或“机会主义”的，但从中仍可清晰地看出持续的投入、明确的意图以及逐步推进的轨迹。

2.4 局限

本研究调研了一小部分风景园林及跨学科事务所的样本，其中许多事务所在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尽管受访事务所在地理分布和业务类型方面具有多样性，但研究本质上仍受限于样本数量偏少。尽管事务所的选择基于风景园林基金会（LAF）的组织与经验积累，但这项调研可以在任何从事研究的事务所中复制。问卷调查的问题虽然便于量化分析，但在捕捉事务所如何具体实施研究的细微差别方面存在局限。相较之下，这些细节在访谈中呈现得更加清晰。参与事务所可以自行选择在研究中如何被署名，包括选择匿名的权利。对于署名方式或事务所在研究中被呈现方式的顾虑，可能影响了它们在调查问卷或访谈中的回答。有关受访者对研

究成效等方面的主观认知问题并未经过独立验证。尽管每家事务所都被要求由最了解其研究活动的人员参与，但受访者在事务所中的职位级别与对研究内容的熟悉程度差异，以及每家事务所参与者的人数（1~2人不等），都可能影响调查结果。

2.5 建议

前文展示了尽管模式各异，研究都正在重塑实践，也体现了研究带来的实际影响：许多受访事务所是在过去5~10年内才开始开展研究活动，但已取得积极成果。根据访谈和调查的总体发现，本文向有意进入或拓展此实践领域的事务所和从业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希望将研究纳入实践的事务所，无需遵循某种特定范式，也无需局限于某一种模式，他们也不需要模仿学术机构的运作方式。正如本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事务所所展示的，研究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可随着时间显著演变；而所有参与事务所的实践也表明，研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做法。

2) 对于难以在员工之间、不同办公室之间或跨学科团队之间建立联系的事务所，开展研究活动可作为一种有益手段。可通过研究活动鼓励员工围绕真正感兴趣的议题协作，而不仅仅通过项目协作来维系联系。

3) 即使是在非学术背景下创立的事务所，也可以通过灵活方式实践学术驱动型研究模式，例如鼓励有研究兴趣的员工继续深造；接纳与事务所业务相关的研究方向实习生；并为希望将学术活动带入实践的兼职员工提供支持、激励与包容性条件。

4) 资助研究活动的事务所虽然可以借鉴同行的经验，但更应始终牢记自身关心的研究问题，并在机会出现时，准备以创造性或独特的方式为之提供资金支持。

5) 打算设立研究实验室、项目或计划的事务所应寻找极具好奇心的人才（即便他们未受过正式研究训练）和具备联结能力的人。只要给予适当支持，一位专员员工便能在事务所内有效推动研究工作。总体而言，能够推进研究工作的员工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学术背景或学科领域，积极主动、富有好奇心的员工在研究中的贡献，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专业研究人员。

6) 对于从事研究的事务所而言，无法有效传达研究成果是知识共享的一大障碍。有意开展研究工作的事务所应提前规划，确保具备成果传播的能力。与其争论“何为研究”或“何为非研究”，不如提供更多具体案例，说明研究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尤其应涵盖不同规模和业务类型的事务所案例。即便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的研究方法，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范例，带来有意义的发现，无论其是否符合传统研究标准。

7) 对于有志于参与宏观建成环境塑造、从事规划尺度工作的事务所而言，公共政策领域可能为其实践研究提供重要机遇。

8) 事务所从事研究的动因可能具有特定性或高度优先级，但研究往往还能带来其他附加甚至意想不到的正面成果，涵盖项目设计、流程以及整体实践方式。

9) 有诸多研究方向可以归入“基于实践的研究”这一宽泛范畴, 以下为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点议题: 当前大学课程所教授的内容, 与风景园林和设计事务所的实际需求之间有何联系? 技术在事务所的研究工作中应当或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事务所开展研究的动机, 与经过验证的实际成果(而非主观感知) 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3 倡议

3.1 来自作者: 风景园林师的集体责任

面对气候、生态与社会危机, 风景园林在应对中具有独特优势。为回应这一时代挑战, 风景园林师正在质疑传统实践, 采用新的工作流程, 重新思考标准节点以整合新材料与新构造, 并拓展工作的空间范畴。风景园林师作为从业者的合法性, 取决于其展示出的积极影响; 而能否获得未来领导层的信任, 则取决于其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 这需要通过研究实现。

在许多学科中, 学界与实践之间关系紧密。医生会不断依据研究与期刊文章的发现更新药方; 材料科学家经常受事务所或产品开发者委托, 发明、测试并验证材料的性能, 再将其投入生产。尽管设计课程与兼具从业身份的教师之间存在显著重叠, 但在风景园林领域, 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机制却尚未健全。这已成为推动本学科研究议程的一大障碍, 需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

风景园林是一门“时间即金钱”的职业。风景园林师常以可计费工时而非成果来衡量贡献, 这将其定位为服务提供者, 而非创造者, 他们的独特构想与专业知识也因此被低估。由于风景园林师既不销售产品, 也无法将具体知识直接变现, 因此仍沿用难以支撑研究与开发的传统商业模式。风景园林师必须制定策略, 使自身能跳脱“客户-顾问”的合作框架, 得以追求基础性知识, 并开展跨越职业生涯、聚合知识的长期研究工作, 而这需要资金支持。

如果风景园林师将知识共享视为放弃专业优势, 进而拒绝分享自己在日常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与学习成果, 那么便是在给整个行业设置限制。学术界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机制来支持、推进和传播研究及其产出的知识, 但这些知识往往对学术圈外的从业者而言是难以获得的。风景园林实践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促进集体性的知识构建, 而这需要协作与制度建设。

对研究的重视与资助、有意义的合作关系的建立, 以及知识的更有效分享, 这一切都需要风景园林师对专业实践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 并共同开发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 使基于实践的研究变得可获取、可复现且具有影响力。以下是作者的行动号召。

3.2 拥抱风景园林的工作方式

风景园林师应当拥抱自身的工作方式, 而不是去扮演科学家; 应当捍卫设计思维的价值, 而不是将一切强行纳入量化与证据的逻辑体系。

风景园林师通过发明与迭代、应用与评估来建构知识。他们的工作基于场所, 并反映现实条件的无尽多样性, 因此不能仅提出抽象的理论与普适的论证。风景园林师的工作始终处于动态反馈、测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因此, 风景园林师应共同庆祝自身对研究世界的独特贡献。这种以设计与实践为核心的研究, 或许不必完全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 但风景园林师应当支持研究的公开透明, 倡导使用清晰的方法论、证据与分析, 从而能够正当地捍卫自身工作的价值, 并确保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3 质疑一切

在这个剧变频仍、多重生存危机叠加的时代, 风景园林师感到有必要质疑一切。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实践历史, 或摒弃风景园林师这一媒介的敏感性, 而是要认识到, 风景园林师必须以谦逊和怀疑的态度走向工作现场, 承认过往的方法可能已不再适用, 而那些被接受的“最佳实践”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是在这种持续关注分析、评估与修正的实践核心过程中, 风景园林师展现出改变自我与扩大影响力的独特能力。不要后退, 风景园林师应迎难而上, 运用手中的工具, 焕新并振兴风景园林学科。

3.4 邀请合作

风景园林师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切,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特别是在建立可靠的研究方法方面; 也需要足够的批判性距离, 才能真正回应自身提出的问题。正因如此, 当实践型研究被贬低为“二等科学”时, 令人倍感沮丧。这一观念必须改变, 而改变的前提是风景园林师要展示研究成果的严谨性与影响力。因此, 让风景园林师们与学术界伙伴携手, 在不同实践中共享资源与数据; 依托本学科的跨学科特质, 与生态、气候、制造、人类学及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思想领袖合作, 开展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风景园林师手中掌握着项目与现实经验, 能够为那些仅存在于实验室或受控环境中的研究注入宝贵的实践厚度。

3.5 打磨能力

风景园林师必须不再羞怯和讳莫如深。越是坦诚地谈论为何以及如何开展研究, 研究在风景园林专业中会变得越加常态化。研究越自然地融入专业话语体系, 学生对研究方法的兴趣越高, 更多事务所会设立自己的研究项目, 风景园林师也将积累更多的信息。风景园林行业的重要优势之一正是多样性, 不同事务所将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开展研究。风景园林师彼此学习得越多, 所掌握的工具越丰富, 整个行业会发展得越充分, 也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3.6 分享知识

风景园林师的研究成果不应被视为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或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尽管本文的几位合著者在项目中常常是彼此的竞争者, 但仍然本着共同探究与开放坦诚的精神走到一起, 这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每个人都有所收获, 而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知识的构建与分享并不是零和博弈。事实上, 增强风景园林师的能力将拓展风景园林实践的疆界。风景园林师在开辟新领域的同时, 也创造出当下尚不存在的实践机会。

3.7 建设基础设施

尽管目前确实存在专注于研究的风景园林期刊（如《Landscape Journal》《Landscape Research Record》以及《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①），但这些期刊尚未真正进入风景园林行业实践的主流，它们所探讨的主题往往较为晦涩，也难以与风景园林师的日常工作直接关联。为了缩小知识与实践需求之间的鸿沟，风景园林师不能再依赖他人，必须由从业者主动出击。因此，从业者可创建一个“公告板”，在上面发布问题并与有兴趣探索答案的研究者建立联系；应开发一个实践型研究数据库，即便是尚未在同行评审期刊中发表的研究也可收录其中；应使相关专业的研究成果及刊物材料对日常从业者更加开放，即便他们缺乏越过学术付费墙的学术身份。

除了出版之外，谁来组织专注于原创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使从业者得以真正展开对话？谁来主持定期的线上讲座，让公众可以开放性地参与议题讨论？同时需要认识到，研究和设计一样，往往过程复杂且混乱，那么从业者该到哪里去分享他们的研究过程与所犯错误？

3.8 资金支持

不幸的是，从单个事务所的角度来看，研究难以融入常规的商业模式。虽然像风景园林基金会（LAF）这样的机构已设立项目资助机制，但风景园林师仍需要更大规模的资助项目，支持事务所本身，甚至是从业者联盟，以实现研究所需的广度与复杂度。这些资助项目必须能够在契合事务所“按工计时费、以项目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的前提下，支付员工在研究上的时间成本，以及承担外部专家顾问的各项开支。

3.9 肯定研究的影响力

自2009年起，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在其年度奖项中增设了“研究”类别。多年来，评价标准较为宽泛且不够一致。大多数情况下，评审设计类作品的评委也负责评审研究作品（评审团中会额外包括1位风景园林基金会代表和1位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代表）。因此，亟需制定并广泛传播更为清晰的评审标准。应当将奖项授予那些提出明确问题、采用透明且严谨方法论，并为学科及其服务社区带来实际价值的项目。

3.10 重视实践性研究

美国大多数州要求持有风景园林职业证的从业人员完成继续教育以维持执照。每年风景园林师为了获得足够的继续教育学分（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s, CEUs）而奔波，参加讲座、会议，听取供应商的产品推介。那么，如果研究这一主动构建知识的行为，也能计入学分呢？撰写文章、发表研究成果与记录原创研究，应当被视为风景园林师

个人与集体继续教育的常规组成部分，并在制度上获得应有的认可。风景园林师应共同建设一套全国性基础设施，以实现这一目标。

4 结语

本文尝试采用多种方式来揭示并强调研究在专业风景园林事务所中的作用。从那些充满热情的个人陈述，到对21家事务所研究路径的详尽记录，再到作者提出的最终行动号召，都表明当下的事务所正在采用多样而富有创意的研究模式。这些模式既包括重大资源投入与专职研究人员，也包括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与一次性的机会型尝试。这些努力背后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激情与真诚，这些热情投入研究的风景园林师是纯粹的实践者。尽管关于研究标准与严谨性的争论仍有其存在意义，但研究表明，无论是本文作者，还是接受访谈与问卷调查的事务所，皆在以符合自身现实与项目实践的方式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勾勒一种更具创造性的研究方式，其边界与定义更为宽松，也将因此孕育出新的知识领域，造福整个行业。

致谢：作者特别感谢罗伯特·莱恩（Robert Ryan）、斯蒂芬妮·罗亚（Stephanie Roa）和梅根·塔拉罗夫斯基（Meghan Talarowski）对本研究的支持与意见。梅根·巴恩斯（Megan Barnes）还想对受访参与者所展现的开放精神、好奇心与思想领导力表达诚挚谢意，特别感谢以下愿意署名的受访者：José Almiñana (Andropogon)、Sierra Bainbridge (MASS Design Group)、Joe Chambers (MKSK)、Melissa Erikson (MIG)、Bill Estes (MIG)、Deb Guenther (Mithun)、Jennifer Guthrie (GGN)、Lisa Hwang (LandDesign)、Christopher Marcinkoski (PORT)、Aminah McNulty (PORT)、Jake Minden (Mithun)、Signe Nielsen (MNLA)、Amy Starling Rappy (TBG Partners)、Gullivar Shepard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Laura Solano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与 Elizabeth Vandermark (SmithGroup)。同时感谢仅参与问卷部分的 Future Green Studio 与 Mikyoung Kim Design。

注：图1来自 Reed Hilderbrand，图2来自 SWA / XL Lab，图3来自 Sasaki，图4来自 Design Workshop，图5来自 LandDesign。

参考文献：

- [1] 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ELA 2023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bstracts of Presented Papers[EB/OL]. [2024-11-01]. <https://thecela.org/wp-content/uploads/2023-CELA-Proceedings-REVISED-1.pdf>.
- [2] KRAMER E F, ORFF K, WHITLOW H. Research and practice: What does it mean? Why do we do it?[C]//ASLA 2016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Orleans, LA: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2016.
- [3] DEHLAVI C, CAIN J, LONG J, et al. Endless questions: The heart of research[C]//ASLA 2017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①《Landscape Journal》是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CELA）主办的双年刊，创刊于1982年，聚焦于风景园林领域的设计、规划与教学研究。期刊内容涵盖学术论文、评论、创作作品及书评等，致力于推动跨学科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交流。《Landscape Research Record》由风景园林教育委员会（CELA）每年出版1次，收录当年CELA年会中经同行评审通过的论文集。该期刊自2013年起作为会议成果的正式出版物，强调教学方法、设计研究、景观绩效等主题，反映风景园林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欧洲风景园林院校联盟（European Counci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s, ECLAS）主办的国际同行评审期刊，创刊于2006年，每年出版3期，致力于链接理论与实践，发表涵盖设计研究、批判性论文、视觉文章等多样形式的作品，强调风景园林的人文与社会维度。

Architecture. Los Angeles, CA: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2017.

[4]DOMLESKY A, RYAN R L, TALAROWSKI M. Landscape research now: How nine firms inform their practices[C]//ASLA 2022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an Francisco, CA: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2022.

[5]LAGRO J, RYAN R L, POPOWSKY R, et al. Research in practic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C]//ASLA 2023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an Antonio, TX: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2023.

[6]MENDENHALL A, DOMLESKY A, POPOWSKY R. Trickle-up research: Inquiry and curiosity in design practice[C]//ASLA 2023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inneapolis, MN: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2023.

[7]REUT J. Boundary work[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2023, 113 (7) : 16.

[8]DEMING M E, SWAFFIELD S.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research: Inquiry, strategy, design[M].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2011.

[9]BROWN R D, CORRY R C. Evidence-bas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maturing of a professio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0 (4) : 327-329.

[10]VAN DEN BRINK A, BRUNS D.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earch[J]. Landscape Research, 2012, 39 (1) : 7-20.

[11]VAN DEN BRINK A, BRUNS D, TOBI H, et al.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ethods and methodology[M]. London: Routledge, 2016.

[12]DOMLESKY A. Incubating innovation in practice: Research models from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2018, 6 (5) : 120-129.

[13]NIJHUIS S, DE VRIES J. Design as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Journal, 2020, 38 (1-2) : 87-103.

[14]MELCHER K. Building collective know-how: Part 1: A case for more procedural knowledge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Review, 2023, 19 (3) : 9-19.

[15]WALLISS J, RAHMANN H. Digital media and the design project: new cre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Review, 2023, 19 (2) : 21-34.

[16]CULBERTSON K D. Research priorities[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2011: 235.

[17]MEIJERING J V, TOBI H, VAN DEN BRINK A, et al. Exploring research prioriti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 international Delphi stud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37: 85-94.

[18]POWERS M N, WALKER J B. Twenty-five years of *Landscape Journal*: An analysis of authorship and article content[J]. Landscape Journal, 2009, 28 (1) : 96-110.

[19]JOST D, LAMBA B S. Making research matter[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2010, 100 (1) : 58-69.

[20]MILBURN L S, BROWN R D, PAINE C. "…Research on research": research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aculty in North Americ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 57 (2) : 57-67.

[21]MILBURN L S, BROWN R D, MULLEY S J, et al. Assess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3, 64 (3) : 119-129.

[22]CHEN Z.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actice[D]. Blacksburg, Virginia: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2013.

[23]RYAN R L. Research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firms: Lessons from practice[J]. Landscape Journal, 2023, 42 (2) : 129-144.

[24]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A pulse check on landscape performan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EB/OL].[2024-11-01]. <https://www.lafoundation.org/news/2024/03/landscape-performance-in-practice>.

[25]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Design research: 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changing the field of practice?[EB/OL].[2024-11-01]. <https://www.lafoundation.org/resources/2022/09/design-research>.

[26]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作者简介:

(美) 梅根·巴恩斯 (Megan Barnes) 是美国风景园林基金会 (LAF) 的高级研究项目经理, 负责管理 LAF 的案例研究计划 (CSI)、Deb Mitchell 研究基金及景观绩效系列等项目。她的研究重点在于景观绩效, 并致力于连接研究与实践。

(美) 安雅·多姆莱斯基 (Anya Domlesky) 是 SWA 事务所的研究总监及副合伙人, 主管事务所的创新实验室 XL Lab, 专注于基于实践的研究。作为设计师, 她关注以景观为驱动的城市设计与环境规划。

(美) 艾莉森·哈维 (Allison Harvey) 是 OJB 事务所费城办公室的合伙人, 拥有 15 年以上结合实践研究与创新设计的专业经验。她是 OJB* Lab 的联合领导人, 致力于在复杂环境挑战中寻找基于证据的设计解决方案。

(美) 丽莎·黄 (Lisa Hwang) 是 LandDesign 事务所的设计数据与指标专家, 具有注册风景园林师背景, 协助事务所团队更好地追踪、衡量并沟通设计的影响与价值。

(美) 埃里克·克莱默 (Eric Kramer) 是 Reed Hilderbrand 的合伙人, 20 年来在美国各地引导多个校园、文化机构和城市区块的更新工作。他的实践融合了风景园林在文化与技术层面的基础研究。

(美) 艾莉森·门登霍尔 (Allyson Mendenhall) 是 Sasaki 事务所的首席实践资源官, 曾主导多个复杂的跨专业设计项目, 现负责项目管理、人员发展与事务所内部运营系统, 同时积极推动设计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融合。

(美) 玛格丽特·普朗布 (Margaret Plumb) 是 Design Workshop 的“传承设计” (DW Legacy Design®) 总监, 擅长通过合作与创意思维丰富事务所文化, 在七个工作室中推动高质量、参与式的设计实践。

(美) 丽贝卡·波波斯基 (Rebecca Popowsky) 是 OLIN 的研究助理, 主持该事务所对外研究项目, 与学术、科研机构及相关专业展开合作。她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设计课与专业实践课程。

译者简介:

蔡淦东 / 1988 年生 / 男 / 广东广州人 /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硕士 /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注册风景园林师, Sasaki Associates 设计主管, INCO(g)NTXT 联合创始人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星球城市化理论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 城市心理健康, 多学科协作的实践与研究